

吃了没

高令亚

中国乃礼仪之邦。熟人见面,即使天天在一起的同事,很平常的一天,很平常的见面,也要相互招呼一声,不会互不理睬;有时候即使不说话,也点点头,微微笑,示意一下。早晨上班,老师们纷纷去内门卫室签到。因签到时间集中在半个小时之内,这样,签到的老师们你来我往,三三两两,擦肩而过。有时,仅两个人迎面时,总有一方会主动问候一声。因为在早餐点,大家最常见的问候语:“吃了没?”“吃了吗?”……

在一个学校,同事见面,这样的问候语倒司空见惯。问候就是一般性的问候,很随意,谁也不会去在意内容。是客套,但也需要;问候的话,显得客客气气,温文尔雅。也许,这是大家和谐共处的自然表现。

吃,人生存的根本。民以食为天。见面问“吃了没”,在我们的周围很常见。也许因为,在那贫穷年代,我们常常吃不饱饭,饥肠辘辘,对于“吃”,大家最为关心吧。

我们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过过苦日子。那时,生产队,集体上工,挣工分。队里安排什么,大家就干什么。土地贫瘠,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磨洋工,这样,粮食产量低,村民的口粮就少。午秋二季分粮食,少得可怜。午季分小麦,秋季分稻谷、玉米等。印象中,口粮很少,一家口粮,就那么几笆斗。因此,家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时,吃面和玉米多,米饭难得。干的少,稀的多。早晚稀的,像玉米糊,菜糊糊,面疙瘩,山芋干稀饭,豇豆煮稀饭……米粥也有,但多有兑头。稀的不禁饿,几泡尿一撒,肚子里就空空的。肚饥很难受,会隐隐地痛,心慌慌。

光吃稀的肯定不行,还得有干的。早晚,母亲给我们烙面饼,发面的。那个饼,焦香,铁锅炕饼,必须小火慢慢来,

要有耐心。不然,就会将饼炕“糊”掉了。干的,白米饭,一天有一顿就不错了,一般在中午。白米饭,一大家子分食,也有限。那时,肚里没有油水,没有什么菜吃,还特别能吃,无论吃什么,没有个“两大碗”是不够的。碗,粗瓷大碗,不像现在的碗,小了一大圈。

干的,有玉米饼,煮芋头,煮南瓜等。母亲也为我们蒸馒头,擀面条,包饺子。家里蒸的馒头,块头大,吃起来软软的,咀嚼起来甜丝丝的。不逢年过节,很少能吃到饺子。肉馅的饺子,就是难得的佳肴美味。

不知怎的,小时候,我就怕喝玉米糊。玉米糊,金黄色的,好看,但吃起来就乏味了。也许是吃久了的缘故,也许,我是想让母亲给我优待:玉米糊不吃,就能吃到米饭啥的。后来,也不知怎的,偶尔喝点玉米糊,还感到香味独特。有时候,头天晚上酒喝高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去街上吃早点,图的就是喝口玉米糊。烫的玉米糊,此时此刻,喝着,感觉心里特别舒服,肠胃顺畅。

现在,挂面吃多了,人们倒垂青于手擀面了。母亲也是做手擀面的好手。双手使劲地揉面,擀面杖在揉过的面上来回滚动,折叠面皮,用刀切得细细的,下在滚沸水的铁锅里……手擀面,有筋骨,汤味浓。而今,母亲已离开我们多年,那手擀面的味道只留在了记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思念的味道越来越浓……

第一次吃上龙须面,还是我一个“三老表”给我做的。当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到滁州参加自考。我住在“三老表”那里。他在滁州食品厂上班,龙须面是他们厂的特色产品。龙须面,精细精细的,很白,像龙须,名副其实。那个面吃起来津津有味,至今记忆犹新。

人就是很奇怪。以前的“玉米”“山芋”“豇豆”“南瓜”等粗粮,现在,都是好东西。现在,肉啊鱼啊虾啊鳖啊……吃得多了,就腻腻的;而且,吃得太好了,以致于出现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等这样那样的毛病。为了健康,很多人将目光又转向了粗粮。

以前,人们喜欢走亲戚。特别是过年,像舅舅家姨娘家婶婶家,晚辈必去拜年。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去舅舅家。舅舅家孩子多,我们表姊妹能玩到一块儿。还有就是,舅母会做饭,煮的白米饭又白又香。她家虽然孩子多,也很困难,但是,舅母从来没有将我看外,就跟自家的孩子一样。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那时,一到舅舅家,就不想回家了。

家里来人招待,不会像现在,七个碟八个碗的那样丰盛,有个肉(无论鸡鱼鸭猪肉)就很不错了,平时招待,整上三四个菜就是待上等客了。来了人,不管怎样,饭还是要让他吃饱的。热情的主人,在客人用饭时,竟然会趁客人不注意时,用饭勺给客人加饭。其实,家里并没有多少余粮。

乡下,真正开始过上好日子,还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以后。开始是分组;后来一家一户单干。家家有地,有牛,有生产工具。收粮除了交公粮外,剩余的都归自己。这样,大家干劲十足,精耕细作,合理安排生产,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很快地,粮满仓,不但吃粮没有问题,而且,粮食有盈余。再加上搞副业,喂猪,养鸡鹅鸭,经济活络多了。老百姓的日子就越来越好了。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现在,人们吃穿不愁,生活有滋有味。

吃了没? 似乎很落伍的一句问候语,我们还是会脱口而出……



立冬

王 毅
喜欢立冬
其实是想念冰冷
雪花和寒风
走过春夏秋的繁华
更在意享受冬的清静
这是岁月的更迭
也是季节圆满

于是,立在冬的门口
听序曲奏响
心潮澎湃
——冬天来了
枯草秃树,寒风冰雪
还有大地的坚硬

立冬的身后
呈现出这般壮美
是生命的蜕变
时光的洗礼
以及另一种方式的脚踏实地

于是,我在立冬
凝望凛冽苍凉
美丽晶莹
亦如心灵的澄澈

落叶之舞

孙志昌

秋风乍起,落叶飘飞,
如一场盛大的舞会开场。
金黄、橙红、赭褐,
色彩交织成绚烂的乐章。

曾经,在枝头绽放生命的光芒,
吮吸阳光,沐浴雨露,
为世界增添一抹绿意希望。
如今,悄然飘落,优雅而安详。

在空中旋转,摇曳着最后的梦想,
似蝴蝶蹁跹,诉说着离别的惆怅。
轻轻落地,亲吻大地的胸膛,
等待着,下一次生命的起航。

落叶,你是季节的使者,
带来了成熟的气息,岁月的沧桑。
你的飘落,不是结束,
而是新篇即将开场。



登高 李陶 摄

故乡的老屋

鹿步高

气息。轻轻触摸那些老旧的家具,能感受到它们历经岁月洗礼后的温润,似乎能听见它们在低声细语,讲述着往昔的点点滴滴。墙上的老式钟表早就停摆,我却分明听见它嘀嗒嘀嗒的清脆声响。墙上挂着的几幅黑白照片,定格了家族几代人的灿烂笑脸,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停滞不前。

老屋的后面,是一片繁茂葱郁的竹林。每当明月高悬的夜晚,皎洁的月光如轻纱般洒在竹林中。微风轻轻拂过,竹叶相互摩挲,发出轻柔的“沙沙”声,宛如一首舒缓的摇篮曲,悠悠地哄着老屋进入甜美的梦乡。那轻柔的声响,是我心灵深处最温柔宁静的回忆,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在老屋中度过的时光,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记得儿时,母亲在老屋里的灶间忙碌着做饭,灶膛里的火熊熊燃烧,映红了她那慈祥的脸庞。锅里飘出的饭菜香气肆意弥漫,充斥着整个屋子。我和弟弟妹妹则在院子里欢快地“捉迷藏”。我紧张地躲在衣柜里,紧紧捂着嘴巴,生怕被发现;妹妹机灵地躲在柴堆后面,只露出一双滴溜溜转的眼睛;弟弟则笨手笨脚地藏在门后,一下子就被找到了,大家顿时笑作一团,银铃般的笑声在老屋里回荡。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如今想来依然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与幸福。

冬天的夜晚,外面寒风凛冽,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温暖的火

我的记忆深处,藏着一份对食物的执着偏爱,那不是山珍海味,也不是珍馐佳肴,而是儿时冬日里,母亲烤制的红薯。那份简单却深刻的味道,如同一条温暖的线索,串联起我童年的点点滴滴。

我的童年是在江南的一个小山村里度过的。那时候,冬天的风虽不似北方那般凛冽,却也带着刺骨的寒意,家家户户的门窗紧闭,偶尔可见窗棂上凝结着细膩的冰花。外面的世界被一层薄薄的雪霜轻柔地覆盖,而屋内,则是母亲用爱和关怀营造的温馨小窝。在那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红薯成了我们冬日餐桌上的常客,而烤红薯,则是母亲赐予我的一份小小奢侈。

每隔几日,父亲便从自家田地中挖回一篮红薯。这些红薯圆润饱满,带着泥土的芬芳。母亲接过它们,细心地清洗干净。

烤红薯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种别样的享受。母亲在烧完饭的土灶里,利用灶膛里未燃尽的柴火余温,将红薯一个个小心地放入灶膛。干柴在灶膛里噼啪作响,为冬日的温暖添上一份欢快的节奏。母亲不时用火钳翻动红薯,确保每一面均匀受热。随着余温的烘烤,红薯皮慢慢变皱,颜色变深,香气四溢。

“娘,红薯熟了吗?”我总是迫不及待地问,小手不自觉地伸向火堆,却又被热气逼得缩回来。

“别急,孩子,要慢慢烤,这样烤出来的红薯才最甜。”母亲笑着回答,眼神里满是对我的宠溺。

终于,当红薯的表皮烤得焦黄,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时,母亲会用火钳将它们夹出来,放在一旁的稻草上稍微冷却。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尽管还有些烫手,但那份急切的心情早已按捺不住。轻轻剥开外皮,金黄色薯肉显现,热气腾腾,满载着冬天的温暖。

第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的红薯肉在嘴里化开,那种纯粹的甜味直击心灵,仿佛连心都被暖化了。我边吃边呼着热气,嘴角沾满了薯泥,却顾不上擦拭,只想尽情享受这份来自母亲的温暖与爱。

烤红薯不仅是我个人的美味,也是全家人的共享。母亲会把剩下的红薯切成片,晒干后存起来,冬日里炖菜、煮粥时放上几片,整个屋子都会弥漫着那股淡淡的甜香。那些日子,虽然简单,却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随着年岁增长,家庭条件逐渐改善,餐桌上食物也日益多样,但烤红薯的味道,始终占据我心底最柔软处。每至冬日,我总会忆起母亲在院中烤红薯的场景,这不仅食物的记忆,更是对家与母爱的深切怀念。

后来,我离家求学、工作,直至成家立业。每年冬天,我都会特意买红薯回家,尝试重现母亲当年的烤制方式。手法日渐熟练,却总感觉缺失了什么,或许是母亲独特的味道,又或许是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去年冬天,我带着孩子回家探望母亲,一进门,就闻到了那股熟悉的烤红薯香。母亲笑着从厨房端出一盘刚烤好的红薯,那一刻,我仿佛穿越回了童年,所有的烦恼与疲惫都烟消云散。

“娘,还是你的烤红薯最好吃。”我感慨地说。
“那是因为这里面有娘的味道啊。”母亲轻抚我的头。

炉旁。妈妈神秘地给我们讲起狼外婆的故事。当讲到狼外婆要吃掉小孩的时候,我们吓得赶紧躲进被窝里,只露出一双惊恐的眼睛,心也砰砰直跳,仿佛那可怕的场景就在眼前。

老屋于我而言,绝非仅仅是一个居住的空间,它是我成长的摇篮,见证了我从稚嫩懵懂走向成熟稳重的全过程。它用无声的教诲教会了我坚韧与包容,让我深深懂得,无论外界如何风云变幻,家的温暖永远是心灵最宁静的港湾。

